

笔会

渐渐下沉的画城

紫贝

人这样写水，威尼斯的水正是老绿，绿得能漫漶，把靠水的砖石染一道绿迹。桥不止小，也矮得不通人情，根本不替船夫着想，船夫比桥高出几个头。桥洞纷至沓来，船夫要保全自己的脑袋，还要看紧贡朵拉不与砖石牵手，与其他贡朵拉牵手也不行，虽然朝朝暮暮窄路相逢。船夫低头下腰，左右逢源，篙不够用时，上脚，用脚踏墙，剑及履及，行云流水，好多次眼看要擦边，船回雪飘然，闪了。这本事不简单，威尼斯的贡朵拉船夫选拔严格，非威尼斯人不传，上岗证比美国医学院的三门的录取率，冬练三九，夏练酷暑，过关斩将，力拔头筹，才能穿上那件海魂衫。

可惜马克·吐温看不到船夫的身手，当年他坐的贡多拉带船篷，要“打开帘帘”“望耸立在两岸的古建筑”，“打开帘帘”“跟来往的船只打招呼”。不清楚马克·吐温时代，威尼斯有多少条贡多拉，三四百年前是贡多拉的顶峰期，史载那时威尼斯的贡朵拉有近万条，现在不及那时的零头，只有三百多条。贡朵拉不再是威尼斯人的代步工具，是游人的诗情画意。黄昏就要来了，周作人也说黄昏乘船最好，斜阳款款，水影沐金，给线装书涂一层温热润滑，暖暖的意味悠远。船夫一直在唱“妹妹你坐船头”，每次唱到“纤绳悠悠”时，就回去从头开始，下面是女生部分，大概他只学了开头的男生唱段。

下船，开始在小桥流水的画中漫步，威尼斯生来入画，随处撑开画板，就是“洛水桥边春日斜”。作画人也是画中景，在街边逸笔轻拂，全神贯注，对来往不息的脚步声有静音功能。也有三五成行坐小舟写生，沿水道一个接一个排下去，秋鬓含霜，倒像背着书包上学堂的小儿郎。真是富有啊，这么多桥，走一座又一座。有句诗说：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四百八十座寺庙，数量多到让大诗人感叹不已。但是南朝的古风气脉，威尼斯是临时搭起过渡的木桥，不想这座用水条编织的桥，窈窕精美，楚楚动人，虽然更现代，却让挑剔的威尼斯人珍爱不舍，永远留下来。怎么看，她都比里亚托桥好，那桥官气浓重，故作道貌岸然，装。

也许我把威尼斯的象征太不当回事，到圣马可广场时，差不多是夜景了，落日熔金时刻早已过去，圣马可大教堂上著名的金箔马赛克窗，不再华光熠熠。天空最后一层薄蓝也徐徐退场，看不清立于大门上的四座金色铜马，这四匹马是圣马可大教堂撑门面的珍宝，如同皇后颈上的项链。当年拿破仑占领威尼斯时，夸圣马可广场是“欧洲最美的客厅”和“世界最美的广场”，把名称改了，设行宫住下，可是却把这四座马拉走，竖在巴黎广场，像个伥伥娘娘家的小媳妇。四匹马后来被威尼斯夺回物归原主，现在门上站着的是复制品，真物在圣马可博物馆。

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中心，威尼斯的荣耀，教堂顶的塑像浮雕花喷一样繁缛，看不过来。教堂内更瑰贵，黄金坛后殿的围屏上，全是金玉，宝石，珍珠，极尽奢华。对我，这种景致像静物画，无论多么工整稀罕，名气响亮，看过一次，吸引力便大幅去磁。大广场的一侧是小广场。托卡雷王宫的一边面向小广场，另一边面海。托卡雷王宫又是一座可以洋洋千言的著名建筑，仍然从旁边走过，也不想对她一一。走过王宫去看叹息桥，在另一座小桥上，夜降人散，房屋黝黯，水也浓重如墨，只有桥白得刺眼，像一只老虎头，目光冷涩，一张大口深渊般无底。有人从叹息桥上过，走得很慢，脚链哗啦啦刮着桥面，是一身囚衣的犯人押往监狱；这桥一头通王宫的审判庭，一头连监狱。天是看不见了，桥全封闭，只有两个窗孔，抓着手铐链子凑上去向外张望，圣乔治岛上的红墙绿影在远处依稀，海水碧波涟漪，一条贡多拉拖流而过……以后很难看到了，唉！喟然长叹。叹息桥由此得名，有传说的成分。此时自然不会有入过叹息桥，是射灯营造的肃杀之气。瑟瑟发冷，回去。

大运河另一边的圣玛利亚教堂区行人不多，第二天走这一带时，阳光清冽和煦，像带有强化颜色性能的洗涤剂，所照之处，古旧是古旧，到处烁彩冉冉，小桥唇红齿白，水流细波滟滟，橘红的房屋更加明媚，一墙翠壁瀑布般落下。都是画，不烟雾朦眛言在言外，这画感情炙热，直抒胸臆，感染人，沉醉人。静静看，不敢打扰，连贡多拉也不来这里。时而有几只伸出水的木桩子，在水道深处零零散散拴着小船，海岸边也有不少木桩子，根根肃立，如一系列卫士。

威尼斯街道房屋下全是木桩，1500年前，为躲过日耳曼人追杀，威尼斯人的祖先逃到这片浅滩，伐木打桩，垒基建屋，造出一个万人迷的水城。泡在水中的木桩，据说如今依然固若钢铁，但是水城在下沉，每年一两毫米，人们看不到，也感觉不到。固若钢铁的木桩，不会渐渐年迈无力了吧？绝美的威尼斯啊。

威尼斯街道房屋下全是木桩，1500年前，为躲过日耳曼人追杀，威尼斯人的祖先逃到这片浅滩，伐木打桩，垒基建屋，造出一个万人迷的水城。泡在水中的木桩，据说如今依然固若钢铁，但是水城在下沉，每年一两毫米，人们看不到，也感觉不到。固若钢铁的木桩，不会渐渐年迈无力了吧？绝美的威尼斯啊。

倒足令我有些愧怍。为了丰富我的藏谱，他还许诺赠我一册印集给我。2009年元旦前夕，我将空白印谱送上。时为乌克兰夏日，天气渐热，他不顾高龄，将钱君旬、余任天、林锺、石开、周昌谷、刘江、吴静初诸家所刻印石四十余方一一取出排序，逐个逐张手铃，再将印文写好，贴在谱中，最后奋笔一挥：《朗素园用印集存》。印谱见证了印主与友朋醇厚弥永的情谊，尤其是其中有一方“墨痴”是陈先生的少时旧作，曾得到潘天寿先生的认可，因此我很珍惜这部印谱。

陈先生素崇米芾，又临魏碑，虽人毫墨，手力渐弱，但写得一手人字，飘逸自如，文气犹存。我向他讨字，他送我自吟自书的《海盐杂咏之一》：“色香味俱影梅庵，忆语犹堪细细语……”《影梅庵忆语》是我乡先辈冒襄的名作。冒妻小宛曾在海盐葬花，陈先生故有此作。素子老师又与如皋任铭善先生同出夏承焘先生门下，于是陈先生又为我为写了一幅任氏旧作《满江红·云从闻如皋警有寄》。知我喜爱书法，陈先生还书《芷阁诗六首》（素子旧作）和《秋半轩诗词序》（陈朗为其父诗集所作序言）手卷予我，又割爱送我一幅林锺书作。我无以回报，感刻命名。

那个船夫半躺在贡朵拉上吹口哨，看我们走近，变成唱歌：“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。”腔很圆，一抑一扬都落在标准音符上，字也算正，明显拿捏，此时听来恰到好处，是装不出的西洋腔风趣。我和老公会心一笑，难为他了。学外语，唱歌是高级班，这位的中文发音，可以拿到毕业证书。“贡朵拉，贡朵拉”，他对我们喊。下午的阳光照在临河一侧的楼房上，一栋米黄，一栋橘红，一栋栋窗明花透，花在阳台上，探出去半个身子，色彩浓郁极了。水道已过了日光流年的韶华期，不再明艳，青灰色，蕴藉闲致，迢迢而去，愈行愈清瘦标致。小桥也悄无声息，错落错落看不清多少条，在远处宛然。弯弯的小船悠悠，是那安然的船夫，船夫并不起身，自顾自地唱，招呼也自顾自，没有拉生意的迫切。

从宾馆出门就看到这幅画，一下子沉在线装纸墨的陈香中，威尼斯，20年后再来，神采依旧，迷人。

可是这个门前有一条美水的宾馆，愣是让人无处寻芳踪。也不能怪这个宾馆，威尼斯的地址编排不按街道挂牌，是自成一体，就像别人用农历，他们用阴历，在另一条轨迹上运行。从机场坐上汽艇到宾馆附近上岸，推着箱子找宾馆，威尼斯没有一车一马，要么靠船，要么靠腿。几条短街路不长，竟然找了一个多小时。开始还算顺利，靠近具体坐标时，麻烦来了，也就是想在日历上圈定一个阴历节日，月份也许大差不差，但精确到某一天，就出现对接不上的落差。路是石块铺就，脚踩上去有罗马旧事的好感，箱子滚上去却是坎坷不平的磨砺，我推一个箱子，老公拉三个，他把行李袋搭在另一个箱子上，二合一才不会恨不能多长一只手。

这样走到最后一条街，这头能看到那头酒楼的帘招，只有几米宽，通常是个窄巷。不过这是威尼斯，威尼斯的街是从海里挤出来，有些街只有53厘米宽，块头大一点要侧身贴墙而过。如此一比，这条街脱颖而出，两旁还有饭馆店铺，可以称作商业大道了。我们在街口问人，说前边就是，往里走。走到头是那条美女，一拱偃月桥春光正好，一时拿不准是否过桥。走进桥头处的宾馆打问。前台的姑娘丹唇秀眉，一身深蓝套裙，告诉我们错过了，需要回去。不是因为她把那身套裙穿得婀娜悦目，也不是那身套裙的职业可信力，她都负责到“swear”了，由不得不信。回头吧，罗马旧事也好，坎坷不平也好。到头来，这边的入居然还让再掉头，回去重蹈旧辙，于是有一个人提出，几个人附议，绝对对多数的投票直接否决那姑娘

水很平，深径幽谧，波平如纸，浓绿色，楼房的“地基”是一根根打进淤泥的木桩，威尼斯的森林在水下，水下森林支撑了城市，溶绿了水道。“此绿绿得老”，不记得在哪篇文章中看到有



小镇之冬（水彩）周刚

学的是《秋鸿》、《渔樵》、《高山》，强调的是闲情逸致，就连《秋鸿》，也有“贤人避世”、“高远暇放”的意思。法司子学的是《流水》、《洞天》、《涂山》，《涂山》者《禹会涂山》，禹在涂山“会天下诸侯，执玉帛来朝者万国”，不免有提醒他个人以侍待君、琉球以小事大的深意。

第二，徐傅舟在琉球使馆停云楼所弹三曲中，刘先生未能确定第二首《秋风吟》是何曲，与《秋风》《梧叶舞秋风》《秋风辞》无关联。其实刘先生所依据的王文治《停云楼听杭州徐傅舟弹琴》诗，原句是“续为桐叶秋风吟”，应当将“桐叶”与“秋风吟”连起来看。“桐叶”者梧桐叶，《桐叶秋风吟》所指无疑就是《梧叶舞秋风》。

这些记载与诠释，不仅可见古琴曾经流传到琉球，还可知在中华帝国鼎盛年代的文化传播主流中，古琴曾被有意识地赋予了极其重要的地位。但热闹的“送去”、自我陶醉的“教化”之后，琉球琴史还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。学者们可能都没有关注随后的两条材料，一是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记嘉庆四年（1799）行程中的感慨：

二十一日（庚子）立冬，换戴冬帽，改行装。球阳地暖，所携长襟、长褂、皮衣皆无用；即过冬，中毛羊皮已足。悔此行不知，枉费周章。跟役如例而止，多则无用，惟从客善书者不可少。球人重书，请者甚众，两手不能给也。至备赏庸对、笔墨、香帕等物，亦宜多备，体统所关也。琴、棋与画，不备亦可。是日初检行装，书此，后有来者，幸毋再误如余。

到了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，齐鲲、费锡章《续琉球国志略》卷五《志略》也特地说明：

正副使奉命册封，例许随带从客医士等，正使跟丁二十名，副使跟丁十五名，经礼部奏定有案。臣等查前使张学礼从客陈翼授王世子、王婿辈琴棋，医士吴燕授国人医理，徐葆光从客陈利川（引者按：当作“州”）授那霸官毛光琴瑟法。但琉球人质朴好文，使臣将命后，求诗求字，日不暇给。从客长于笔墨者自不可少，其他不必求备。

二者都记载了琉球人对中国书法的高度热情，但“琴、棋与画，不备亦可”、“其他不必求备”，彻底打破了百余年来的一厢情愿。可以想见，古琴音乐在中国附丽于文人雅士，而移植到琉球，则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；少数人偶尔习得有限的几首曲子，未必能保持长久兴致，更未必能吸引继承者，极易失传。据记载，日本汉诗人、琴士梁川星岩（1789—1858）藏有来自琉球的古琴。可知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嘉、道时期（1796—1850），琉球的古琴就已经开始外流，而主要接受者，正是琴士较多、地缘较近的日本。这可谓是《使琉球记》《续琉球国志略》记载的笺注。

如今，日本岛根县津和野旧藩家藏琉球王朝时代的乐器中，有“张越制”腹款琴一张（王耀华《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》第11、13-15、160页）。虽然不会有人当真视之为唐代张越所斫，但它作为古琴流传琉球的遗存，见证了这一段知音难觅的文化交流史，弥足珍贵。

丁酉大雪后二日

「文汇报」 微信二维码

琉球古琴史的另一面

严晓星

近读录

丁酉初冬，得日本古琴学者种田浩雄先生寄赠《近世琴学史考》。这部由种田先生倾注数十年功力完成的一千二百多页皇皇巨著，竟然只印二十册，用以馈赠师徒，岂非暗喻知音无多的怀抱？当然不能辜负前辈的好意，虽然不通日文，也连蒙带猜地硬啃起来。

第一章《战乱之余烬》末节《琉球册封使从客传授弹琴》，正是大感兴趣的题目，还曾搜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写点什么。从这里知道，中国学者刘富琳先生写过一篇《中国古琴在琉球的传播》（《音乐研究》2015年第3期），赶紧找来拜读。刘先生梳理了清康熙二年（1663）、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、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三次册封琉球的史料，重点考察了各次随行的琴客陈翼（字友石，常熟人，明末清初）、陈春树（字利州，长乐人，康熙间）、徐傅舟（杭州人，生年与王文治[1730]接近）其人与他们传授的琴曲。其中关于徐傅舟的材料，较之于我尤为丰富，不免有“崔颢题诗在上头”之叹。

当然还可以有两点小小的补充：第一，陈翼教给三位弟子不同的曲子，是有选择的。琉球国世子所学为《思贤操》、《平沙落雁》、《关雎》。《思贤操》的主题为孔子思颜回，亦未尝不可理解为君主思贤能；《关雎》，历来解为“后妃之德”，“人伦之首，纲纪之大”，“风化之始”，可见是关乎政权的大事。王婿

本世纪初，我在乌克兰大学读书。当地《新报》辟有“朗素园”副刊，连载陈朗、素子伉俪叙忆名人故旧的篇什。我素爱书画，又喜存书，于是主动联系，造访二老。朗素园是一座位于西山区山丘顶上的黑瓦红砖木结构别墅。屋外苍松郁郁，芳草萋萋，树下草上立有一座白石少女雕像，侧着脸正与肩上一只小鸟私语——这是老人二女婿的雕塑作品。厅内女主人热情洋溢，素子老师与我虽为初见，但是相聊甚欢。其间一位老者常来客厅进进出出，他就是陈朗先生，个子不高，步伐不快，不过精神充沛。至于他的外貌，无须赘言，可赏了聪颖像和周汝昌题诗：“牛头马面各风流，牛鬼蛇神占一筹。好句夫人夸外子，说他气太横秋。”

日后，我成了朗素园的常客。时在园中喝茶吃饭，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家事轶事，无所不谈。唯有陈先生少言寡语。他偶尔呷一口茶，抿一点酒，听到高兴处，只是淡淡一笑。陈先生本名陈旨言，浙江温岭人，1924年生于杭州，幼承家学，作诗填词；青年时学于国立艺专，坚信“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”，更名陈朗。解放初期，他担任“中苏友好协会”和“中国文联”《戏剧报》编辑，随后被放逐青岛二十余年，历经沧桑，直至

楮墨留芳 ——忆陈朗先生

彭伟

“文革”结束才恢复工作。无论在京工作，还是离休回杭生活，陈先生每年都会咳嗽，需要入院治疗。1995年，他随家人蜃居海外，静心养病。

陈先生移居海外后，将京杭两地藏书一箱箱打包海运至澳城。对于爱书的年轻人，他也喜欢，因此得以此亲近先生。他独居一间斗室，里面仅有一床一桌一橱。桌上摆放着画家何建国手绘陈朗三女儿画像，书架侧面挂着沈从文手书章草《感事残稿》（周有光、张允和伉俪赠书）。整排壁橱更是宝物琳琅，除去书籍，里面还压藏了一幅画友朋馈赠的书画，包括马一浮、黄宾虹、潘天寿、沙孟海、陆俨少、夏承焘、俞平伯诸家真迹。有一回在斗室聊天赏画时，陈先生取出一幅蒲华之作，赞许一番，敬献数言。我对蒲氏不甚了

解，只知他是浙江人，心想是陈先生思乡心切，偏爱乡人遗作吧。我在乌克兰时，曾写得大量旧印涉华西书，写成系列书话，遥寄国内报刊，也呈他寓目。他认为有意思，可能书话中常有著者简介文字，他也取出自述生平草稿让我看看。陈先生著有《西海诗词集》，以诗结交周汝昌；又撰写多篇戏剧论文，发现魏明伦的才华。我一时忘记了晚辈应有的恭敬，不知天高地厚地说：“诗人和戏剧评论家，您老算是算得上的。”先生《韶斋文存》在台发行，勒口所印正是“诗人、戏剧评论家”。